

空中鹰为王, 地面狼称霸!

经历了天葬场的惊魂一幕后, 远行野外的格林猎食什么、怎样猎 食成了摆在面前的一个关乎生存的 大问题。摸摸背包里不算太多的风 干肉和奶糖,我望着原野开始琢磨 起来。

若尔盖的秋季已经开始降临, 当清霜洗净了草叶上最后一点绿 色,风沙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刮过寸 草不生的沙化之地横穿原野,直吹 得满头满脸都是黄尘。秋天枯黄的 原野上除了鼠兔和躲在地下从不露 头的鼢鼠,还真难发现什么可吃的



空中鹰为王,地面狼称霸,这俩家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最好是凶禽猛兽井水不犯河水。等格林再长大一些,将不再有天敌觊觎他……除了人。

猎物。好在早上格林吃了一肚子的东西,撑个三两天是没问题的。

为避免再次于黑灯瞎火中,被格林带到不知名的地方,我早早地就察看好了四周的环境,远远地还能望见一户人家,但我当然不能冒昧地带着一只狼去投宿,还是一个人扎营的好。我确认四周安全正常才动手扎起帐篷来,喝点水保存体力绝不做无谓的浪费。

在草原已经待了数月的我深深意识到在草原独自生活的严酷。我早已收起满腔浪漫情怀,严谨地规划我的每一步,再不像当初那样采花漫步,毫无目的地乱走闲逛。在草原上,我不用担心格林会走丢,因为他绝不会让我离开他的视线太远。

格林的活动距离是逐渐增长的:格林从小到一个月大左右是在离我五米距离内活动,如果我突然不见了,他就会迅速躲藏起来等待我再次出现找到他。两三个月大的格林,其活动范围扩大到一百米以内,我试过很多次在他埋头啃骨头的时候悄悄躲起来,他啃着啃着发现我不见了,就不再被动地等待,而是毫不犹豫地丢下骨头,焦急地用鬼哭狼嚎的腔调悲鸣着到处寻找,那样子比街头走失的幼儿盼望亲人的神情还令人揪心!不过,他每次哀嚎之后都能准确地耸着小鼻子沿着我走过的路线找到我的藏身之处。有一次在郊外,亦风蒙住格林的眼睛背过身去,让我特意绕了两个大圈再藏起来,放开格林后,格林迅速嗅着地面也依样画葫芦地绕了两个圈把我"捉拿归案"。事实证明他很多时候的追踪的确是依靠嗅觉指引。四个月以后在草原上,格林总是在不超过五百米的范围内活动,远了或突然看不见我了,他就会嗅着气味听着我呼唤的声音找回来。

现在格林半岁了,身形已经有了大狼模样,嗅觉也更加成熟。昂首而立,风中传来的味道足以告诉他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他再也不担心我会甩掉他,因为凭着他超越普通狗百倍的敏锐嗅觉,我休想再从他鼻子底下逃走。如果我再绕来绕去地躲在灌木丛后面,他会直接走到我面前看着我小儿科似的鬼把戏,或者干脆翘起尾巴蹲好马步,在我躲藏的树丛前面拉泡屎——"我让你躲!"新鲜狼粪近在咫尺的恶臭真是惊天地泣鬼神!我很快就狼狈地钻出来,放弃了这种低智商的躲猫猫。

格林的快速成长是令人欣慰的,但成长也会带来烦恼——小时候一两只鼠兔就可以填饱格林的肚子,一块风干肉也可以让他小小地满足一番,可现在的他一顿至少可以吃下五六斤纯肉。这么大的胃口要填满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记忆中,我几乎每天都在想方设法给狼儿子找肉,存肉,再找,再存……难以想象一个狼妈妈要养活一窝小狼是多么艰难的事。

第二天一早醒来我和格林就开始了捕猎。忙活一天,除了一只鼠兔,格林几乎一无所获。为避免影响格林,我离他远远地跟着,用望远镜看他捕猎。时近黄昏,格林陡然兴奋起来,撒腿狂追。我抬眼一看,金黄的草场上飞窜着一只白色的兔子,格外显眼!太好了,格林加油!可是那只兔子却一跃而起,在我们的瞠目结舌中飞上了半空……"兔神啊?!"我用望远镜套住一看,满腔希望化成了泡影——那是一只飘飞的塑料袋。

格林还是第一次遇见这么令他费解的"兔子",他望着天空出神。 我向他走过去,想安慰安慰他。他却仍站在原地死盯着天上看,一直 看……那神情有点不对劲呢?我顺着他的目光向天上望去,太阳的光辉 中隐隐约约有个影子闪动。妈呀,又是金雕!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格林撒腿就跑!

"躲起来! 躲起来!"我惊呼,哪怕躲进灌木丛也好,可是这附近哪来的灌木丛啊?"快回来!到我这儿来!"我边喊边跑边摸家伙去搭救格林!

格林像没听见一样,不但没跑过来,反而飞也似的朝一处开阔的缓坡下冲,金雕在半空中紧随其后。我挥舞着望远镜急冲·····扑通!我一脚踏进鼠兔洞里,闷头一跤摔得眼冒金星。一抽脚,拔不出来!完了,完了!来不及了!我绝望地瞪大了眼睛,扯着嗓子喊叫,企图吓跑金雕!

坡下,格林就像放风筝一样"牵着"金雕飞跑。近了!更近了!我仿佛听到了金雕扇动羽翼的声音,"呼——呼——"每扇一下都仿佛抽在我心尖上。金雕算准了扑击角度,快速俯冲下来,我"啊"的一声,热血冲头,再也喊不出声!眼看金雕离格林的头顶只有两三米高了!整个世界瞬间没了声息。我几乎预见格林被掠上天空的死亡时刻。

突然间,格林猛一刹车,急掉狼头,反向跑了几步,伏低身子,亮出獠牙,正对着金雕扑来的方向。眼看就要得手的金雕万万没料到格林会突然停下"倒车",金雕不敢正对着极具攻击力的狼头冲扑,伸长鹰爪也够不着狼背。正如所有的飞机都没有飞行倒挡一样,俯冲的金雕哪里有急速倒飞的余地?!

呼——噗……金雕冲出好几米才狼狈"坠机",扑起一地的烟尘草

層……

啊,他居然脱险了!"格林,快回来!快回来!"我扯着嗓子高喊。

格林不回来。他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紧抓时机绕到金雕背后,一脚踩住金雕的尾羽,另一爪子瞅准机会左一爪子,右一耳光,"让你丫敢惹我!"真是落地的鸟王不如鸡!坠机的空军被狼欺!金雕粗短的脚爪行走能力远不如鸡鸭灵活。金雕拖拉着翅膀扑扇地面,挣脱尾巴,转身啄狼。格林后跳几步,绕开他的爪喙,又去叼咬他的翅膀尖,叼住就扯,咬紧就甩!尽管金雕扑打着翅膀尖叫威吓,却仍像被当街臭揍的毛贼,一点讨不了好去。眼看格林又要上来抓尾羽咬翅膀,金雕慌忙扑打着翅膀急跳几步,收拾羽翼振翅飞逃。格林见好就收,一旦金雕升空就绝不再挑衅了,只龇着牙望天防备,他清楚敌人的优势。

这小滑头还有这手?!我急忙脱鞋,从鼠兔洞里拔出脚来,光着一只脚丫赶到格林身边。金雕已经消失在太阳的光晕里。只有地上几根折断的羽毛还在风尘里摇晃。

我一把揽过格林,眼睛鼻子耳朵,一个零件不少!倒着毛捋了几把,没伤!"你还真能耐?!"我惊喜交加,在他脑门上使劲亲了一口,长长松了口气。低头瞅见地上的羽毛捡起来细看,羽根到羽梢约尺余长,羽根透明,羽管有铅笔般粗细,羽片凌乱不堪,上面沾着格林的唾沫,两根羽尖楔形的应是飞羽,略微平整的一根大约是尾羽吧。我把羽根放在鼻下一嗅,有淡淡的猛禽腥味。格林还在紧盯着天空,直到被阳光晃得一个劲儿打喷嚏,他才慢慢放松下来。然后,他一口抢过我手里的羽毛,扑在地上,嘴爪并用一阵撕扯,仿佛余恨未消。

扯着扯着,他"嗷"地叫了一声,转头照着自己的尾巴猛咬一气, 又倒头在斗雕的地方来回打滚,仿佛做了件令他极度懊恼的事情。我也 突然反应过来,他刚才光顾着斗雕报仇了,竟忘了那金雕虽是天敌,却 也是一大坨肉啊。适才格林完全可以从背后一口咬断金雕的脖子,他却 错失良机。唉,或许这小笨蛋毕竟年幼,对金雕的尖爪利喙还有所顾忌 吧。格林扭着身子在金雕羽毛上蹭来蹭去,似乎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

嘿,你打赢了,该像英雄一样引颈长啸了吧······他不,他起身抬起下巴,掉过屁股,后爪子在草地上一阵扒抓······扭头瞄了一眼被他埋起来的金雕羽毛,走了。

放跑了金雕,格林失望之余还算安心,毕竟昨天的饱餐还够他消耗一下。想起昨天群鸟聚集的天葬场那顿美美的大餐,格林的眼睛放出希冀的光辉,狼舌头挂出了嘴边。他回头望去,依稀还能望见来时的公路,他乐呵呵地转身开路。

"你想都别想!"我一把揪住狼尾巴,"我可不会陪你回去!"相处久了,这家伙肚子里打什么主意我门儿清。说话间,我觉得嘴角有点咸咸的,伸手一抹——鼻血,但是今天这一跤摔得真值!我看到格林已不再是当初的小狼崽,他不再一味寻求我的保护,他可以骄傲地站在蓝天下草场上,他不怕了!他有这个智慧和胆量把握自己的命运。虽然他和金雕缠斗的时候,我也为他狠捏了一把汗,不过我相信如果往后还有不死心的猛禽想要打他的主意,他一定会有更从容不迫的应对方式。经历就是一种财富!

空中鹰为王,地面狼称霸,这俩家伙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 压倒东风,最好是凶禽猛兽井水不犯河水。等格林再长大一些,将不再 有天敌觊觎他·····除了人。